

# 40



1985年,《解放军生活》创刊。创刊40周年之际,编辑部工作人员再次回访老一辈编辑们曾经走过的部队,去感受新时代连队的新风貌。本版选取其中两篇(有删节),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## 又上神仙湾

■唐莹

这是我第一次抵达神仙湾边防连,却是《解放军生活》编辑部记者的“又一次”。2005年,时任杂志主编薛舜尧曾来过这片高地采访。正如他之前的采访手记中所说,“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神仙湾的”。

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,在出发前,我将杂志发表的关于神仙湾的稿件找出来都看了一遍。

连队现在是什么样子?哨兵还需要穿着军大衣再披上羊皮大衣吗?

我从北京出发前往喀喇昆仑腹地,经过4天的路途,见到了一直联系的干事王博。去往神仙湾边防连的3座必经的达坂中,黑卡达坂的隧道已经通车了。曾经蜿蜒于云端的盘山险道,如今化作穿山而行的坦途。

20年的时间过去,这里的山依旧高,路却更近了。



碎石山爬完,大家都累瘫在地。

太阳一落山,气温骤降,雪开始一点点地下,风也刮了起来。在这个风吹雪的夜晚,郭翔翔经历了当兵以来最艰难的一段返程。大雪模糊了前面战友的脚印,四周除了胡乱飞舞的雪,什么也看不见。雪快及腰了,唯一能判断所在位置,只有脚。郭翔翔用脚仔仔细细分辨着雪面下的情况:硬碎石是山,片状岩是谷。这条山脉的特点,是他在一次次的巡逻路上用脚感受到的。

关于最后是怎么回来的,郭翔翔没有再多说,似是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梦。后来,我遇到了有类似经历的干部李鹏。他告诉我,到了最后一刻,只有拥有无比坚定信念的人才能胜利。当时身体已经到了极限的李鹏,在风雪中巡逻队员们大喊:“我是这个队伍里年龄最大的人,我在最前面走,我不停,谁都不许停,我们一定能走回去!”应答应声此起彼伏,响彻山谷。

### 二

从一班出来,我上楼回宿舍,正碰

上军医刘伟出门,带着运水车去不远的冰河上打水。机会难得,我赶忙向指导员唐博申请,得到允许后,我爬上了运水车高高的副驾驶座。

一路上,刘伟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,主人公叫朱秀江,曾是神仙湾的老司务长,就是电视剧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中炊事班班长的原型。1979年,上级决定把他从哨所换下来,他要求多留几天带带新同志。然而,就在最后一趟取水时,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……“现在的生活好多了。”刘伟感慨地说。

刘伟告诉我,他们要定期出来打水,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,风雨无阻。跳下车,我两腿一软,寒风吹在脸上如刀割般地疼,心跳也随之加速,高原的威力开始显现。刘伟指着近处一个冰洞说:“就是这里。”

冰洞两边散落着很多凿洞时溅开的碎冰,刘伟走过去,边用脚清理边说:“这个洞我们连已经用一阵子了。只要维护好,能用几个月。”我探头过去,冰面下,雪水潺潺流过。刘伟把管子抛下去,溅起晶莹的水花。另外3名战士默

契配合。

高原到处是冰雪,为什么还要凿冰取水?刘伟说:“融化冰雪要消耗宝贵的燃料,冰下的液态水在冻结之前运回连队,能派上用场。”

团里的一位领导曾向我介绍,喀喇昆仑高原的边防连获取生活用水经历了三个阶段,最开始用钢钎榔头打水,后来用储水袋积冰,再到凿冰取水。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当时保障水平下,边防官兵用智慧顽强挑战自然的见证。

### 三

此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,是到连队后吃的第一顿晚餐。餐桌上,有不少新鲜的果蔬,不锈钢汤锅也在香气四溢地咕嘟着。唐博告诉我,近年来,在各级关心下,连队保障条件比以前得到极大改善。官兵过生日,炊事班还能做生日蛋糕。

见我老是盯着官兵的手,教导员叫住一个人,让他把手给我看。教导员说:“现在营养跟得上,官兵指甲凹陷的情况基本消失。我现在看见红彤彤的手是要批评的,有些新兵仗着年轻火力壮,不戴手套就出去干活,也不涂高原护肤霜。”

多年前,氧气供应量不足,一个连队配3罐氧气“漂流瓶”,只有危重病号才能吸上钢质氧气瓶里的氧。如今,连队氧气供应充足便捷。“严重的高原反应在现在的条件下已经很少发生了。”刘伟的话,在山下医疗站护士长杨莹口中得到了证实,她说:“现在官兵吸上了‘保健氧’,‘常态氧’,高原反应在初期就得到缓解,大家再也不用硬扛了。”

后勤保障条件好了,巡逻路依然艰险。官兵每一次踏上巡逻路,依然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艰险,用实际行动践行“喀喇昆仑钢铁哨卡”的忠诚与担当。

左上图:本文作者(左)采访神仙湾边防连官兵。作者提供

## 礁盘上的家

■吴强

站在永暑礁的码头上,我望向远处,用“太阳花”拼成的巨大“家”字在朝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几十年风雨变迁,南沙礁盘早已不是记忆中那个“白天兵看兵,晚上数星星”的荒芜之地。这里的一草一木,一砖一瓦,都在诉说着几代守礁官兵扎根海疆的坚毅与忠诚。

曾经的南沙岛礁,除了几座高脚屋和零散分布的礁堡,目之所及尽是白茫茫的礁石与无边的大海。随行的老兵介绍,官兵曾尝试在礁盘上种植三角梅、美人蕉等,但这些植物很快便枯萎在烈日与咸雾中。只有一种俗称“死不了”的野花顽强存活,官兵激动地将其命名为“太阳花”。从此,它成为了南沙“礁花”,还被赋予了守礁人的精神内涵。

走进南沙礁史馆,观看视频影像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,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“老南沙”们不畏艰难、报效祖国的热血忠诚和使命担当。登上礁史馆照片展览墙的老兵李文波和李永强,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1992年,刚从中国海洋大学毕业的李文波初上永暑礁。面对缺少仪器设备和专业教材的困境,他白天带领官兵扛水泥、搬器材,夜晚挑灯钻研气象难题,一干就是30多年。2005年台风肆虐时,李文波系着安全绳冲入狂风暴雨中进行观测,只因“越是恶劣天气,数据越有价值”。

1968年出生的李永强先后27次赴南沙守礁,累计守礁时间86个月。2014年2月,一次登礁途中,李永强所乘小艇



在航道口处突遇巨浪。李永强在救助战友时,不幸被巨浪卷入航道,把生命永远融入了广袤的南海。

1995年4月,《解放军生活》编辑部一行3人来到永暑礁采访,为守礁官兵带来10箱图书、杂志。如今,有些书刊仍在守礁官兵手中流转传阅。走进岛礁文体活动中心,“南沙大学”的标牌格外醒目。二楼的自习室里,几名官兵正在讨论雷达原理。“岛礁远离大陆,但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。”翻开一本教材,书页上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着他们的努力。

这座“大学”的教学成绩让我心生

敬佩:三级军士长姚文武的“电工与实训”课,用仿真教学系统传授电路故障排除技巧,广受欢迎;一级上士张磊编写出10余套体能训练教材,帮助数十名官兵在比武中摘金夺银;上等兵方浪森白天参与课题研究,晚上加练补齐军事短板,半年后便在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。

“南沙大学”不仅是技能培训平台,更成为创新试验田。一次观测误差引发的讨论让干部吴井泉下决心改进潮汐测量仪。他和战友利用礁上废旧的传感器零件,结合在“南沙大学”学习的新技术,最终设计出成本降低60%的新设备。

左上图:南海某守备部队官兵在训练间隙开展小比武、小竞赛。胡继伟摄

## 七彩风

5月的风掠过三江平原,松花江畔的蒲公英正开得灿烂。我常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登上瞭望哨,看晨光如何一寸寸吻醒沉睡的江面。军用水壶上凝结的露珠滚落时,总让我想起博物馆里那个布满裂痕的搪瓷缸——那一年,抗联官兵正是捧着这样的容器,接住林间融雪与血色黎明。

驻训场边的乌斯浑河已经泛暖,岸边的芦苇荡却永远凝固着1938年的秋寒。那天清晨,冷云与7位战友挽臂走向江心时,朝阳正撕开云层。

如今,我常会巡逻至此。新修的观景台上,孩子们踮脚辨认浮雕里的面容,老师指着第4座雕像说:“这是安福福阿姨,牺牲时兜里还装着没分完的炒黄豆……”

无人机飞过水面,惊起的白鹭掠过当年日军架设机枪的山崖。崖壁上新漆的“女子如虹”4个字,在阳光下泛着杜鹃花般的红。江畔民宿的老板娘见到我们总是很热情。她太爷爷曾是摆渡人,当年暗中用渔船帮抗联官兵送过盐。“现在咱家游船装了北斗导航。大家可以去看江心岛,新栽的映山红全开了。”

野樱花开满七星峰那日,我循着夏云杰将军的足迹重走密林路。1936年的雪夜,他率队突袭汤原县公署。当年步履在冰面刻下的纹路,如今已被青苔填满。山腰的通信基站闪着银光,护林员老周用手机给我看抗联密营复原图:“这山洞温暖夏凉,当年伤员在石板上刻过象棋盘。”

下山时,我们遇到来此研学的女中学生。他们戴的电子解说器里忽然响起《露营之歌》。领队的姑娘说,这是李兆麟将军作词的歌曲,正与手机里的AR程序同步还原密营生活。少年们举着手机对准老松树,枝丫间便浮现出虚拟的树皮日记:“今日又见山杏花,离胜利不远矣。”

赵尚志将军殉国处立着棵百年老椴树,春芽初绽时像缀满翡翠勋章。1942年的枪声震落过最后一朵冰凌花,如今树下的智能哨塔正在调试新型雷达。管理员老吴抚摸着树干上的弹痕:“我爷说,这树流的汁液治过战士的伤,现在它尝尝科技养料了。”说着,他给树根注入营养剂。

在中俄铁路大桥旁哨所执勤的夜晚,钢轨震颤会与怀表产生奇妙共振。指导员说,这仿佛是当年抗联传递情报的鼓点频率。当第一列中欧班列鸣笛启程,我看见江面月影碎成1937年的星火——李兆麟将军的部队正穿越小兴安岭,马蹄踏雪,怀表贴胸,官兵的心跳在雪原踏出春雷。

孙吴县老金沟的砂矿遗址旁,自动

化采矿车正在吞吐阳光。我弯腰捡起沾着金沙的鹅卵石,矿工老张介绍说:“当年工人往饭盒底藏金粒,送给抗联买药品。”

边防公路两侧的智能监控哨忽然响起警报,原来是野猪群撞上了电子围栏。处置间隙,我发现荆棘丛里藏着半截陶罐,釉色与抗联纪念馆的油灯盏相似。新兵好奇地问要不要带回营区,我摇摇头。给文物局拨电话的动静,惊飞了罐中筑巢的蓝大胆鸟。

立夏那日,佳木斯保卫战纪念碑前铺满蒲公英。身穿迷彩服的我们持枪列队,新式头盔的护目镜映着无人机群表演。孩子们跑来献花,胸前的红领巾被江风吹成跳动的火苗。

我轻抚界碑上的国徽。风掠过白桦林梢,《露营之歌》正通过耳机轻轻响起,与界河拍岸声应和成同一支动人的乐曲。

## 流淌在心中的歌

■黄辛舟

## 迷彩青春

“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,不要想妈妈……”《军中绿花》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,刻画军人的刚毅与柔情。

初次邂逅《军中绿花》这首歌,是在我高中军训的那个夏天。记得一天傍晚,训练结束后,教官带着我们坐在操场上休息。他拿出手机,播放了《军中绿花》这首歌。悠扬的旋律在操场上空飘荡,仿佛带着一种魔力,将所有人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。“站岗执勤是保卫国家,风吹雨打都不怕……”歌词中简单而真挚的话语,拨动了我们的心弦。

大二那年,怀揣着对军营的向往,我选择参军入伍,成为一名边防战士。在戍边守防的岁月里,我更加真切体会到《军中绿花》所蕴含的深厚情感。在军营这个大家庭里,这首歌成为我和战友们共同的旋律。每当夜幕

降临,战友们常会围坐在一起,或弹起吉他,或轻声哼唱。

记得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,天空灰蒙蒙的。我在一次山地巡逻任务中不慎滑倒,脚踝严重扭伤,疼痛难忍。我深知自己的伤势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任务,心中充满了无奈与失落。被紧急送往医院后,我躺在病床上,望着天花板,心中五味杂陈。

病房里静悄悄的,只有偶尔传来的脚步声。我闭上眼睛,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,脑海中浮现出战友们的达坂、蹚冰河的身影。此时,挫败感如潮水般涌来。就在这时,病房的门被缓缓推开,一位平日与我关系要好的战友走进来。他轻声说:“别担心,我们都在。”然后,他打开手机,熟悉的旋律在病房里轻轻响起——《军中绿花》。那旋律如同温暖的阳光穿透云层,照亮了我的心。

转眼间,我在部队已经度过了15个春秋。《军中绿花》始终陪伴着我。每当听到这首歌,我都会想起那些与战友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……

## 文艺汇演“燃”动椰岛

■杜韦唯

## 文化资讯

近日,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走进海南省军区某部,开展“铸牢政治忠诚、打好攻坚战”主题文化服务,为官兵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慰问演出。

演出在歌舞《我在战位向明天》中拉开帷幕。刚劲有力的舞姿、嘹亮的歌声,展现了官兵矢志强军的豪迈情

怀。随后的军歌联唱《强军有我》《沙场有约》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等曲目,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。

舞蹈《盛放》以柔美韵律展现军旅文化的艺术魅力,《军民团结一家亲》深情讴歌军民鱼水情,短剧《山海见证》通过鲜活故事彰显官兵扎根偏远地区的奉献精神,引发观众共鸣。演出尾声,混声合唱《光荣奔赴》以恢宏的旋律抒发了新时代革命军人听党指挥、敢打必胜的信念。文艺轻骑队全体队员齐声高歌,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。